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二十四

東莞 陳建 輯著 西湖 高汝棡 叅訂

高鼎煒 校  
高子岱

庚子成化十六年

女直入寇  
遼東

此時女直  
已盛矣

春命太監汪直監督十二團營○建州女直入寇遼東以復仇爲辭擁衆深入雲陽清河等堡勢甚猖獗殺擄男婦皆支解以殉或確舂火蒸以洩其忿搶掠牛畜燒毀房屋不可勝數邊將皆歛兵自保不敢與戰時巡撫陳鉞以功賞在卽隱匿不報于是遼地騷然屯堡弗克耕耨矣○論征建州功加汪直祿米三千石進朱永爵

此占女坐  
為男之兆  
應此時  
有此安時

保國公擢陳鉞右都御史未任改戶部尚書督餉郎中  
王宗彝陞太僕少卿遂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餘陞  
賞有差○大學士劉吉丁父憂詔起復視事吉上疏辭  
復托外戚言于上固留之侍讀陳音與書勸其力辭  
情事可見吉不答○六月巡按遼東御史強珍劾奏謙鉞等失機  
隱匿等罪六科十三道亦交章糾劾下兵部尚書余子  
俊覆題請旨詔從輕罰俸○福建長樂縣昆由里平  
地突起小阜高三四尺人畜踐之輒陷葬復于其左湧  
起一山廣袤五丈餘其旁一池忽生大蜺民取食之味  
甚美不數日患痢死者千人

出對恩恩  
寵無所施  
遊戎服男  
飾以從上  
並愛之

七月御史強珍、既劾陳鉞等，被旨罰俸。鉞怨甚，併怨陳越，不行阻止。既而汪直巡邊還京，鉞出迎五十里，訴珍奉越風旨，見劾，直怒，卽遣心腹指揮往遼東同王宗彝審勘虜情。宗彝等阿直意，誣珍妄奏，遂械珍赴京，直押珍入酷刑，逼招受越所使。珍不服，下錦衣衛獄。會多官廷鞫，無敢與辨，乃謫戍遼東。兵部尚書余子俊及科道官皆認罪奉旨各罰俸。○議征安南，既而罷之，汪直專橫無忌，欲立功外夷以明得意，且自固。會安南國侵占城池，西畧諸土酋，敗于老撾，直乘機欲討之。郎中陸容言安南臣中國久，未虧事大之禮，若加之兵，恐失夷心。

時報捷然  
于女直止  
挑發于  
起矣安  
之役使  
耳與安  
固未可知

啓邊界道禍匪小。直猶懷持不已。傳旨索永樂中調軍  
冊籍。大夏故匿其籍。不以予。尚書余子俊爲榜吏至再。  
大夏密告曰。舉一開西南立樂爛矣。余乃悟。力阻其事。  
直因會官議。編脩李東陽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  
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若遣官至  
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  
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卽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  
聽。事遂阻。○山東民穿窖得古塚一甕。貯水。輒涸。懸樹  
上。作聲。恠而破之。識者云。此寶器也。能照數里。○朝鮮  
請改貢道。不允。時朝鮮使者爲建州女直邀劫。請改貢。

道下兵部議職方郎中劉大夏執不可曰朝鮮貢道自  
鴉鶻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四三  
大鎮此祖宗微意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  
恐貽他日憂遂不從其請○逮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  
秦紘下獄既而釋之調巡撫河南時秦府旗校肆橫民  
苦之紘既擒治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紘欺減親藩  
上怒逮紘下錦永衛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  
一疋敕永數事亨回奏紘貧狀上親閱其貲嘉歎良  
久詔釋紘繫且賜鈔萬錠以旌其廉調巡撫河南秦紘  
既抵任汪直亦以事至時當威勢震赫無不崇奉凡巡

撫官率屈禮以見絃獨與抗禮畧不爲屈直以上知其廉亦加敬焉不爲較絃密疏直多帶旗校騷擾地方後直回京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絃廉能以絃疏視之直叩頭服罪稱絃賢不置上釋之進祭酒丘濬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

濬廣東瓊州人博學強記世無與比時士子爲文以奇推相高濬不可過濬考南京各附士凡推詞險詭皆痛斥之怨誹不恤也及爲祭酒尤諄諄爲學者言之文體乃復渾厚

九月四川威州地震有聲○辛丑夜西方流星如大臺赤色光燭地自婁宿西北行至霹靂旁尾跡散○以左副都御史王恕巡撫雲南恕于遷若左然朝議以雲南

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接交人。而鎮守中貴。橫甚。欲借  
恕彈壓之。恕心知所謂。單車攜二童子以往。而中貴人  
錢能果使其麾下指揮郭景等。以玉帶龍衣。吳裝玩好。  
馳驛謁安南王黎灝。王報以異寶。生金。通犀象牙等物。  
往返數四。景等復與其國互市。稠載還。恕廉得之。遣騎  
道執景。景迫投井死。因悉銀鎰。其從者下之獄。而投入  
其賄。飛章露劾。能私通外夷。罪當死。報聞。當是時。灝別  
爲私部。以通滇省。會實欲乘間掩取我。至是其謀始杜。  
而錢能復使使乘驛。以黃鸚鵡進。恕復上章極言。明王  
不貴異物。今萬里勞人。而進一羽族微物。恐天下有以



王越建  
沈直微  
自位陳  
又從而  
會之一  
皆謂之  
狂士風  
尚可知

窺見上意。因盡發能貪黷暴肆諸狀。上不得已。召能歸。安置南京。而黔公諸大帥。以及土酋。皆惴惴奉三尺。○封王越。在國威寧伯時。上所寵信。中貴人汪直。方領西廠。得伺察中外事。威福傾一時。而年少好言兵鉞。亦與之好。直欲誅建州夷。以爲功。而遷東都御史。陳越賄之重。且始謀。以故直用保寧總兵東討。身監其軍。俾陳鉞參。而不以。及越尋破建州夷。永封保國公。陞賞優渥。越醜之。謀于直。以虜酋西犯邊。詔保國公永爲平虜將軍。率師西討。越爲提督。直仍監其軍。令永將大兵由南路。身與直將輕騎由宣府大同。俱會于榆林。

成化時去  
古未遠形  
思安已言  
之使見今

既至大同謀虜帳前在威寧海。別選二鎮之勁騎二萬  
餘分道乘風雪薄之虜已出塞。越日受命討虜無俘獲。  
何以班師。遂與直等議潛師出塞。至威寧海子與虜戰。  
斬首功四百而還。直之出也。所在都御史皆鎧甲戎裝。  
將迎至二三百里。望塵跪伏。一如王公而揖拜之禮。一  
切不行。以是多見喜。旋得陞進。凱旋封越爲威寧伯。  
廣東左布政使彭韶奏乞停罷市舶。與吏韋春所請造  
辦進貢均徭餘戶。因言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之繁。  
田塍之辟。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庫少有儲  
蓄。人民衣食艱于自給。比之國初。無經營戰伐之事。無

日者縣之  
甚又當何  
如一

創作營造之大富強反有不及何哉。以害財之多也。國  
初設官有數。今則內外文武加數倍矣。國初宗戚有限。  
今則遠近親疎日益衆矣。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  
初賓賁有節。今四夷絡繹矣。初田賦有常。今進獻多門  
矣。初上用儉朴。今百度奢麗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  
繁重矣。初書籍少刻。今版行漫濫矣。初牌坊少豎。今街  
衢充升矣。初士風淳質。今人情皆好奇矣。凡此皆所以  
害財者。使及今之時。十分愛惜。加意撙節。猶恐無以爲  
繼。况又更啓他端而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哉。○福建  
長樂平地山起。

心術甚正

以陳越爲兵部尚書○雲南麗江白石雲山裂半移食  
沙江中水溢沒田苗蕩居民○遣戶部員外郎官瀝等  
勘覈東宮庄田時景州獻縣阜城民田萬頃界接東宮  
庄管庄員役欲冒占且子粒十倍公家民甚冤之訴于  
朝乃遣瀝偕御史錦衣官往勘官左密遣人要瀝曰田  
如歸我請讀官可得也瀝曰以萬人之命易一官吾勿  
爲也至其地遍召耆民指陳故迹卒以所占田盡歸于  
民援例起科畝率三升同事者懼有所忤瀝曰我戶部  
也有害吾獨當諸公何憂旣命下皆從所擬

辛丑成化十七年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卿兼學士徐溥少詹事王獻  
爲考試官取趙寬等三百人廷試賜王華黃珣張天瑞  
等進士及第山身有差○嚴遠東馬市侵尅之禁先是  
陳鐵撫遼東奏開馬市于開元廣寧朵顏諸夷每月兩  
市後通事劉海姚安稍侵牟之諸夷懷怨冠廣寧不復  
來市鐵懼得罪乃奏言初立馬市非資外夷馬爲中國  
用蓋以結柔顏之心撤海西之黨今宜申嚴禁例每市  
監以文武大吏有侵尅者重罪之庶無激變詔聞○鎮  
守湖廣都督僉事王信上言湖廣蠻夷雖曰心腹之蠱  
實無能爲但我軍姦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爲今

以其治民  
之士東

公廉二節

甘泉殿端

太一宮在

廟堂吃緊

之者

武臣中六

靜者

數足以久

不朽名者

之計。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勿蹈前非。其患自息。湖湘田  
地高低不齊。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歛穫未竟。餼糧已空。  
機杼纒停。布縷何在。求免饑寒。不可得矣。乞選公正仁  
恕。令大加存恤。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者。  
也。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已。端本澄源。在朝廷而已。上  
下其章飭勵衆職焉。

信本寬河衛千戶。以功累遷都督。廉公有威。蠻夷甚  
信。服之。永順保靜。二夷世相仇。信曉以禍福。導亦解  
靖州。及武崗州蠻。久不靖。信巡邊。竟不煩兵。而下爲  
人。沉毅簡重。被服儒素。敝袍襦。飯間居。展玩經史。出  
入脊駝。從歷鎮大邦。不營私產。金玉奇玩。一無所好。  
嘗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侈累子孫。總兵權者。皆  
爲子弟。奉官信。絕不爲。劉大夏嘗云。予在本兵  
日。每用一將官。信。絕不爲。劉大夏嘗云。予在本兵  
月。上。事。錄。卷。二。二。月。純。皇。帝。

鄉人以苗之易長為不熟之候，插于田不數日，皆勃然而興。至八月既望，其日如火，其水如煮者，一旬風雨暴作，水復橫溢，苗皆縮而不實。明年大饑，物盛必衰，理之固然。災異之當紀者也。○工部左侍郎食一品俸，謝祥卒。

以木工而  
略一品于  
古者遇

鳳陽南京  
皆祖宗根

木之地宗  
廟社稷所  
在關係尤

重

祥，蘇州人，木工也。能主大營繕，永樂中營建北京宮殿，正統中重作三殿，及文武諸司、天順米作、裕陵皆祥主之。自工部營繕所丞累陞至一品，贈及祖父母，歷一子為錦，亦千戶，一子為國子生，卒年八十四。木工緣壽至此亦奇。

冬召余子俊為戶部尚書。○南京及江北四府、山東河南府、州縣同日地震，有聲。

壬寅成化十八年

子林

大八

教年

江王啓

年歲入

越民權

不海是

之延興

春虜酋亦思馬因權衆入寇大同報威寧海子之怨邊  
將與戰失利命戶部尚書余子俊總制諸軍事出京營  
兵禦之子俊分兵戍守要害已而虜引去師還加子俊  
太子太保○巡撫山西兼督三關兵備右副都御史何  
喬新敗虜于灰溝時北虜寇邊喬新督將士伏兵灰溝  
營虜至與戰斬獲甚衆陞左副都御史時山西連歲旱  
饑米價騰湧喬新發倉粟三十萬減價糶之民賴以濟  
焉

都御史何喬新奏以緣邊軍民往潛出境外伐木捕獵



律遇虜寇拘執其人與得免死遂爲鄉導侵犯邊境是  
宜嚴立禁防犯者烟障地方充軍奏上從之

高汝拭曰守把關隘軍情第一機關也少不嚴戒則  
有桀黠不逞如匈奴之于衛律趙元昊之于張元昊  
一異其人者爲邊  
患可勝言哉

真定縣學教諭俞正已上言層法以輕率妄譴下獄

命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直隸蘇  
松等府先是恕自巡撫雲南右都御史召還改南京都  
察院叅贊機務未幾改南京兵部尚書考選官屬不受  
請托爲同事者所忌尋復有是命恕下車首延耆碩降  
色與談民間利病因而刺及屬城吏賢否諸屬城吏故

官民  
取

或以此方  
純元之想  
力求其  
賢德遇之

已耳。怨名其墨不可洗者。望風解印綬去。隨者相刮濯。爭欲厭其長。以自效。以故怨不勞力而治。乃疏以天下一切納貢賦者。苦收取過重。至破家乞。嚴禁革光祿寺歲供白粳。藥及庖人賤工。請稍裁別。派市物料。織造綰綵及貢獻花木禽鳥。請賜蠲省。皆報可。常州時有羨米。請以六萬石補常州之夏稅。又以補諸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以官田賦大重。減耗米十餘萬。明年水災。奏免秋糧數十萬。草半之。而周行賑貸其貧者。至二百餘萬口。三吳之人頌之以爲自設巡撫來。幾一甲子。獨怨與周忱。忱以十八年。怨不二年。其久與暫不相當然。皆仿

佛稱賢聖無云。

西胡貢獅子。遣中人迎入。西胡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嘉峪關。奏乞遣大臣迎接。沿途撥軍迎送。禮部奏言。獅子固是奇獸。然在宗廟不可爲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駢服。蓋無用之物。不宜受引珍禽異獸。不育中國貴異物。賤用物等語。爲律。上命中官迎至。則其狀如黃狗。但頭大尾長。各有鬃耳。

高汝斌曰。春藩之禮。重譯而至。斯蓋進貢之儀。若遣大臣迎接。是求之也。古者天王求卑。求金。各諸侯春秋。訊之。况以中國之主求異物于外夷哉。

都督馬儀。勅陳鉞。奸貪欺罔。玩法弄權。克取官銀。營求

陞職侍郎馬文

其激變與情錢輒阻不報復曲爲

誑語御史王崇

從其濫報功次亦被誣語降官其

子澍肩授錦衣千戶特勢爲非上免其勘問令銀數

在澍調水不荷

差操○逮中官王敬及妖人王臣

下獄承其前至于市臣初爲姦盜被捶傷脛號王癘子

凡物至其目即能竊去或手取人財物投水中輒自袖

出質然近等見上得爲錦衣千戶命中官王敬偕臣採

藥于湖湘江浙蘇松等處所至縱暴橫索貨財搜取奇

玩官民並受其害至蘇州命工鑄銀爲元寶至二千餘

錠凡江南所有坑冶之精絕者檢括殆盡伏拘蘇庠諸

生日錄妖書不修宮欲得貼諸生陸完輩不勝忿一日  
過諸途欲擊之敬及臣奔匿以免中貴人杜福又以中  
旨下常州取截江網及刻絲觀音羅漢古跡于是尚書  
王恕以巡撫至工疏言帝王之學貴要典謨訓誥及無  
逸旅葵皆帝王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上不之取而  
取截江網者何瑣瑣也佛像外道亦不足汗清覽至中  
貴人王敬被其千戶王臣以妖術取中旨齎御帑金收  
市國籍珍玩因而張皇聲勢搜括富人財寶殆盡而官  
府供億亦不貲人情洵洵怨乃盡列其罪狀三劾奏之  
王敬亦誣奏恕因東殿中貴人尚錦亦發其狀上始

心者內經  
也經者外  
心也豈可  
偏廢哉

白沙名動  
京師其學

下敬歸衣獄謫戍之并戍其黨十八人而梟王臣首于  
江南遠近稱快以是益歸心恕○秋以廣東舉人陳獻  
章爲翰林院檢討俾歸終養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  
舉于鄉再會試不第聞江右吳與弼講學往從之游居  
半載歸遂絕意舉子業築一室名陽春日杜門端默其  
中以明心爲務既久若有得焉嘗曰舍彼之繁求吾之  
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  
有物又曰爲學須從靜中坐養出個端倪方有商量處  
未可便靠書冊也其爲學與其教人大要如此成化丙  
戌復遊大學祭酒邢讓爲之延譽由是名動京師至是  
皇明去尊條

聖主靜明  
心術以經  
有為禮制  
庚辰未幾  
尚推尊重  
國事皆謙  
者亦不少  
也

張璠亦有  
說于主聰  
可方諸陳

布政使彭韶疏薦之至京命吏部考試獻章辭疾不赴  
復上疏以母老懇乞歸養太監梁芳亦慕其名言于  
上待 旨授翰林檢討俾親終疾愈仍來供職獻章不  
辭上疏謝恩即歸學者稱白沙先生

冬太監汪直有罪褫職其黨錦衣指揮吳綬謫戍邊兵  
部尚書陳鉞工部尚書戴縉並除名為民餘貶謫有差  
時直用事久勢傾中外附之者立躋顯榮忤之者即遭  
禍謫天下懔懔有中官阿丑者善恢諧每于 上前作  
院本一日丑作醉人酌酒一人佯曰某官至醺馬如故  
又曰駕至醺亦如故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迫帖然傍

去倭拔奸  
以正風氣  
之間直是  
隱忠

一人曰。駕至不懼。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自是直寵漸衰。時王越陳鉞。甥直結爲死黨。丑復作直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上微哂焉。至是御史徐鏞等劾直欺罔弄權。謂先與王越吳綬戴縉等結爲心腹。大肆羅織。中外寒心。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廠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與仇殺建人妄報功次。傾竭侵盜。請不法事。乞將明正典刑。籍沒家產。以爲結黨欺罔弄權。擅開邊釁之戒。上命三法司會官參擬覆奏。遂逐直并其黨竄斥皆盡。



三代時  
晉詩百  
賦詩  
金聖時  
古題  
頌帝主  
丑豈其  
耶

中外莫不快之

身月注傳錄卷二十四

士

按汪直輩之斥逐勇于阿丑之概諸信矣。更有一二  
可為鑑者。時保國公朱永掌十二團營。役兵治私第。  
丑作僑生誦詩。因高吟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曰。  
八千兵散爭之不已。丑餘曰。汝不知耶。二千在保國  
公家。蓋房于是。憲廟密遣太監尚銘察之。保國即  
撤工。賂尚銘得止。成化末年。刑政頗失。丑干上前  
作六部差遺狀。命精澤之。既得一人。問其姓名。曰姓  
公。名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次一人。問其姓名。曰姓  
姓公。名道。主者曰。公道如今亦難行。最後一人。問其  
姓名。曰姓胡。名塗。主者首肯曰。胡塗如今儘去得。  
上微哂而已。

初汪直出使。有司迎候不及。動遭笞撻。有定州知州  
裴泰者。預饌具以待。趙婦無所不至。直悅之。至是被  
調。道經曲陽縣。有司皆不為禮。直困卧公館。孤獨無  
然。適泰至。曲陽迎調。上司直喜甚。求食。泰若不聞。懇  
求曰。吾南行。迎意猶未可測。但求夫馬耳。泰  
掉臂不顧去。噫。小人得喪之態。可為世戒云。

越相霍有  
才不拘小  
節如世宗  
時吳宗憲  
神祖朝幸  
三才一流  
人

詔削威寧伯王越官爵追誅券徙置安陸州盡奪其諸  
子錦衣都指揮使等官越之敗由汪直然直尚得爲奉  
御一時朝士大夫雖快越之去而有謂其罰太重弗平  
者越最名能知人其在臺所旌拔御史屠滸侶鍾等皆  
爲大官以至同列而故吏將佐多鼎貴時時稱越才越  
居常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恤下財往來若  
流水籠罩豪傑不知所從人皆願爲之虎機事百端閃  
倏變幻出沒若神鬼軍行過陝西秦王賜宴奏伎越語  
王下官爲王吠犬久矣寧有以相酬者因盡乞其伎女  
歸一日大雪方坐地爐使諸伎抱琵琶抹觴侍而一千

戶謂勝還即召入與談勝事甚替大喜曰寒矣予金卮  
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侑酒卽併金卮予之已又  
談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  
戶所至爲效死力積功至指揮其夜襲勝帳將至風暴  
起塵翳目衆感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  
勝不覺歸而卒遇勝人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  
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爲千戶越在安陸與還  
蒲田池射獵帳飲聲樂如故

癸卯成化十九年

春御製文華殿大訓成命詹事彭華左中允周經等進

立拱聽  
講時東宮每起立拱聽內閣萬安等以爲勞謂講官宜  
跪請坐聽華與經不從竟得如禮○召項忠爲兵部尚  
書尋致仕○命刑部左侍郎何喬新巡邊時韃虜小王  
子寇太同殺邊將畿內震驚勅喬新巡邊相險阻築城  
堡簡精壯礪器械爲戰守備喬新獲虜謀知小王子營  
在邊守者多老弱奏請選精兵間道出搗之會虜引去  
不果用○進大同副總兵周璽都督僉事克總兵官鎮  
守代州三關時虜酋太師亦師馬亦大舉入寇璽分兵  
三千守懷仁寇過夏米莊中軍失利璽還兵內援夜忽  
值賊營時賊乘勝勢銳甚望大呼厲將士曰今日之事

值賊營時賊乘勝勢銳甚望大呼厲將士曰今日之事

壯哉言也  
然亦明于  
大勢

大夏湖廣  
華容人居  
職方久野  
聲最著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四  
十四  
有進無退退則無遺類矣于是衆爭奮先戰銳弩齊發  
呼聲震天地墮臂中流矢令左右拔其鏃督戰益惡斬  
獲十餘級會遊擊將軍劉罕兵至合爲一營中軍散卒  
多來歸兵勢乃振賊既退失律者皆得罪獨重得陞職  
○擢職方郎中劉大夏爲福建右叅政大夏在職方虜  
數寇大同邊帥失律中外震恐調發戰守無虛日尚書  
皆倚重之時兵部左侍郎缺中官有欲薦之者遣人言  
于尚書冀一往見大夏異謝辭之卒不往吏部又議以  
大僕卿處之大夏私語所知曰郎中轉京堂固人所欲  
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曰使我做時

有志士識  
人自別志  
人員官一  
今人皆  
念及否

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  
官非素志也。况郎中一出。非知府。卽叅議。官階崇重。何  
爲不可。但恐人負官耳。吏部乃陞大夏。福建叅政。後累  
官至大司馬。嘗言。所以得至今日。乃叅政布政之力也。  
○謫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鄭瑄。爲貴州右叅政。時陝  
西饑。巡撫賑濟多所全活。因上言。保國利民五事。盡誠  
敬以回天意。明義理以杜姦妄。減進貢以蘇民困。息傳  
奉以抑僥倖。重名器以待有功。辭多切直。上怒。謫之。  
陝西人哭送。若失父母。先是中官梁芳進諸淫巧。以蕩  
上心。收買奇玩。引用方術。以呈錄異書爲名。黃綠傳

旨與官不由吏部已官者輒加超擢不擇儒吏兵民工  
賈四叙至有脫白除太常卿者名曰傳奉官多至數千  
如李孜省繼曉皆芳所薦引尤尊顯用事鄉時所疏五  
事專爲芳發也故芳輩請而諫之○起前兵部侍郎馬  
文升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先是汪直既敗文升寬  
姑雪詔復其官致仕至是起爲巡撫文升于遼東凡三  
往皆樹勛績東人尤思之○冬旱無雪十二月詔黜傳  
奉官十餘人翌日大雪先是熈時諂榮芳被謫陝西人  
哭送傳聞至京上知之頗厭芳所爲至是無雪百禱  
不應科道復交章論芳乃命中官袁瑋傳旨今後內

從信錄云  
于俊為北  
車費用不  
貨然遲重  
宜於不可  
用終歸于  
廢云

官傳奉除官不論有無勅書俱發奏明白方行卽召  
吏部降四人黜九人下六人于獄皆迹自軍囚者餘尚  
未斥而人已稱快厥明大雪人益謹○總督宣大軍務  
戶部尚書余子俊上言邊務曰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  
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臣奉命以  
來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  
悉至車戰為宜今為軍之計大率以萬人為一軍戰車  
五百餘輛用步兵十人駕拽行且繼以為陣止則橫以  
為營車空缺去處用鹿角作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  
駄乾糧不煩自齎若使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只有



百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  
彼將分散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逼其驕橫或尾擊其情  
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億  
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復具圖本五其一下兵車營圖  
其二擡兵車營圖其三擡鹿角柞營圖其四下椿繩營  
圖其五擡椿繩營圖上覽可之遂造戰車數千輛為  
練武圖以教士卒○調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于貴州韶  
劾鎮守內臣項恒來索多方民不勝擾又劾珠池大監  
黃初捕採禽鳥騷動雷廉復劾梁海百方橫索所過蕭  
條梁海者芳之弟芳見疏大怒且中傷韶言韶每事輒  
不好名有  
子勿避好  
之上世恐  
通世三代  
然好名何  
以爲好名  
之於人誰  
而已獨爲  
舉世不爲

百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  
彼將分散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逼其驕橫或尾擊其情  
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億  
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復具圖本五其一下兵車營圖  
其二擡兵車營圖其三擡鹿角柞營圖其四下椿繩營  
圖其五擡椿繩營圖上覽可之遂造戰車數千輛為  
練武圖以教士卒○調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于貴州韶  
劾鎮守內臣項恒來索多方民不勝擾又劾珠池大監  
黃初捕採禽鳥騷動雷廉復劾梁海百方橫索所過蕭  
條梁海者芳之弟芳見疏大怒且中傷韶言韶每事輒

之雄力  
共所信  
者亦

邀名方命左班相左右得大官便悉肆無忌上直視  
芳不應芳伏地良久起上命調留于貴州

韓公之  
臨非  
繼乃  
事民  
公之  
非姑

甲辰成化二十年○正月械司禮太監尚錦杖之百押  
發南京充淨軍以汪直之黨也京師地大震○二月會  
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彭華庶子劉健為考試官取儲曜  
等三百人○三月廷試賜李旻白銀王敷等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復改巡撫南直隸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仍  
叅贊機務○召提督兩廣右都御史朱英還掌都察院  
事尋加太子少保英在兩廣繼韓雍之後值兵荒之饑  
民多橫死鋒鏑及走散岩谷連城數百里無烟火蓋因

輯正以消  
及嗣各得  
其宜而已

風節義威  
四下為理  
無非為人  
中無一二  
為其何以  
得此于用  
廣漢

自明治有金剛卷二十四  
用兵以來戎帥喜邀功每有小寇輒張大賊勢覲用兵  
得成其私英深知其弊盡反前政竭力勞來下令撫輯  
種黎各安生業約飭將士寇來自守不許輒進兵諸峒  
氓有倡亂者購首惡誅之而釋其脅從使復業凡一切  
征需供饋蠲省節縮數年間所增戶口四十餘萬如天  
河荔浦潯融間皆巨盜巢穴莫不感德畏威乞供職貢  
上手勅褒獎稱其協謀撫治使對壘之衆化為編氓視  
彼勞師殫費僅成攘却之功者損益大不作云

江西處士胡居仁卒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少學舉子業  
稍厭之既而聞吳聘君與張謙義理之學往從之遊一

公齋嚴毅  
治苦力行  
可畏其議  
論實由道  
義體驗所  
行

以。求。道。爲。心。專。用。心。于。內。其。學。以。忠。信。爲。本。以。力。行。爲。  
要。因。以。敬。名。齋。動。靜。語。默。造。次。未。嘗。少。違。對。妻。孥。如。對。  
賓。客。執。親。喪。哀。毀。踰。節。三。年。不。入。寢。室。家。貧。甚。躬。衣。簞。  
瓢。處。之。泰。然。嘗。講。學。云。第。一。怕。見。不。真。第。二。怕。工。夫。間。  
斷。多。有。美。質。者。好。高。入。于。禪。騁。詞。失。于。矜。不。知。操。存。省。  
察。爲。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提。學。僉。事。李。齡。騁。請。主。教。  
白。鹿。洞。書。院。淮。王。殿。下。請。講。周。易。待。以。賓。師。之。禮。卒。  
年。五。十。一。所。著。有。敬。齋。錄。居。業。錄。

陝。西。山。西。河。南。久。旱。大。饑。命。刑。部。侍。郎。何。喬。新。等。往。賑。  
之。許。便。宜。行。事。○。命。太。監。陳。準。提。督。東。廠。準。廣。東。順。德。

準南東顧

以舉之不

忍較尚銘

江直之活

龍貪賄

天澤矣

此時官路

久遠滋諫

禁不出聲

二人直聲

震天下後

耐田入數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四

縣人爲人平恕清儉嘗下令軍校曰大逆者告我非此

則有司之事也母與焉由是中外安之久之有欲入人

罪并籍沒其家者令準按之準不忍遂巡屢日閉門自

經○以僧錄司繼曉爲左世善建大鎮國永昌寺繼曉

者始以淫術欺誑楚府事敗走匿京師寅緣梁芳引入

禁中其術得售尊爲法王賜美姝十餘金寶不可勝紀

乃言于上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西華門外拆毀民居

勅建佛寺大臣諫官皆不言刑部員外林俊上疏言之

上覽疏大怒下俊錦衣衛獄後軍都督經歷張黻諭救

并逮赴獄各杖數十謫俊雲南姚州判官黻宗州知州

○  
人之  
王三  
懷之  
放幾  
平不  
此從  
萬安  
之請  
也與  
其爲  
納粟  
之匪  
街何  
如已  
永昌  
寺之  
役可  
肖內  
庫數  
十萬  
也

○以山西陝西等處饑荒令天下生員納粟入監又令被災所在三年六年考滿官員納粟預備賑濟免其赴部給由惟造完湏知功蹟牌冊并通關遣人繳部○萬全右衛百戶韋瑛伏誅瑛先任錦衣衛從太監汪直用事及罷西廠調外任居萬全欲邀功以希起用乃自撰妖言以誣巫人劉忠興等十餘人誅不軌走告監軍務太監張善善令人助瑛捕獲忠等加以毒刑取其家貲無不誣服善等以聞命官會鞠皆誣上曰韋瑛囊罪當死朕以從輕調謫而稔惡不悛宜亟斬之遂梟首于被宰處

北虜大入邊寇大同邊將失利命定西侯蔣琬與總督尚書余子俊帥京營及沿邊諸路兵禦之琬等至大同出野口門虜已徙帳而北俘斬其哨騎十餘出臨大邊耀兵而還上言虜益遠邊輸益困請班師許之

內侍傳 旨進吏部尚書尹旻爲太子太傅

凡加保傅皆賜勲而  
是獨傳奉前此未有

十二月罷傳奉官是時四方白丁錢虜商販技藝革職之流以及士夫子弟率貢緣近侍內臣進獻玩珍輒得賜大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書司務序班等官不由吏部謂之傳奉官至三閣老之子若孫甫髫齡已授中

維塘語心  
思却巧

書冠帶牙牌支俸給隸矣。而出于梁芳之門者爲多。蓋京官領一千二百餘人。傳奉官乃至八百餘人。一日內晏鍾鼓司丞應扮一老人。部糧責解戶米濕。解戶曰：非我之罪。此船縫之病。老人曰：便須察了。船縫免得耗濕。朝廷糧米答曰：若是要塞船縫。須去糧方好。天顏爲之少霽。晚年悔悟。遂皆罷革。○令天下覈實預備倉無者。創之。先年因旱。上令廷臣議求所以禦災之術。大臣言：漢用耿壽昌議置常平義倉。欽之于豐稔之秋。散之于荒歉之日。此萬世不易之良法也。我國家尤重此舉。而冗官惰吏。頑不事事。蔑下罔上。苟具文書。甚非所



以禦災患重民命之意請命有司督察循名責實庶臻成效從之

乙巳成化二十一年

正月朔申刻星隕有聲詔寬恤求直言時有火光目天西墜化白氣復曲折上騰聲如雷踰時西方復有大星赤色自中天西行近濁尾跡化白氣曲曲如蛇形久之如雷震地詔寬恤天下糧米物料工部主事張吉上疏斥李孜省僧繼曉等罪惡勸上親賢圖治脩德遠邪以謝天變中書舍人丁璣上言十事首言正心脩身末言方士釋老宜加斥絕進士敖毓元亦上言四事曰

慎選大臣。登諫。佛老當去。名器當惜。皆爲攷省。繼曉。張發也。疏入。俱留中。尋以他事。謫吉雲南景東府通判。璣貴州普安州判官。毓元亦除雲南臨西縣丞。○擢李孜省爲禮部侍郎。掌通政司事。孜省在江西爲吏受賄事發。巡按御史楊守隨逮問。充軍。逃至京師。貨緣入禁。以符水得幸。授太常寺丞。尋轉上林苑監。未久。擢禮部侍郎。掌通政司事。受密命訪察百官賢否。書小帖以所賜圖書封進。其寵眷至此。○戶部主事周軫因呈變上言乞誅元惡以快人心。減內臣以清朝政等八事。兵部侍郎崔陞蘇章因疏星變爲闕。暨干政妖僧蠱惑庇任王

金窳逐忠良所致。又言尚書王恕。今之伊傳。不宜置之  
南京。疏入。皆不報。時言者。頗及宮闈秘密。上怒。因書  
言者六十人姓名于屏。擬陞則紬其級。不則遠惡地。于  
是吏部皆不敢擬陞焉。○加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太子  
少保。時恕上言。祀天地。僅一壇。祖宗暨先聖。僅一  
廟。而佛乃至于餘寺者。舛也。一寺立而移民居者。且百  
家費。內帑者數十萬金。俊言當不宜罪。又曰。林俊。張黼。  
志在盡忠。而得罪。恐自此以言爲諱。設有奸邪誤國。誰  
復肯爲朝廷言者。命復俊官。因併復黼官。上雖報聞。  
而中不能無嫌。以星變出俊黜南京。

循理持正  
子古一人

僧繼曉乞歸養母，併乞空名度牒五百道，許之。繼曉自知以邪術干進，罪將不容，故偽陳祈免禍。○林俊之劾繼曉下獄也，事且不測，太監懷恩叩頭諍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臣不敢奉詔。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訕我。不然，彼安知我宮中事？」舉所用御硯擲之。恩免冠號哭不起，曰：「臣不能復事。」陛下上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外，因謂鎮撫司曰：「若等謂梁芳合謀傾俊，俊死不得獨生，歸家稱疾不起。」上遣醫調治，俊歎將解時，星變黜傳奉官，御馬監太監王欽請于上，凡馬房傳奉不復動敏袖疏來謁，恩怒曰：「星之示變，專爲我。」

持義極正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四

五

以八達之  
尊以余公  
之正尚不  
領信他可  
知已

輩內臣壞朝廷之法外官何能為今甫欲正法汝等  
又來壞之他日天雷擊碎汝首矣敕鬱鬱尋死章璉以  
寶石進求鎮撫司命懷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之獄  
極武臣之美選奈何以瑾得之不肯傳上曰汝違我  
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不得已乃命單昌傳之恩曰  
倘外廷有諫者吾言尚可行也時尚書余子俊在兵部  
恩輒曰第執奏吾為汝從中贊之子俊謝不敢恩歎曰  
吾固知外廷之無人也時尚書王恕奏上言切直恩每  
歎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三月泰山屢震壬午朔四  
鼓大震是夜復震丙戌四鼓復震甲午乙未相繼震庚

得已帝出  
下就東  
方也太山  
岳東嶽故  
以類應

子連震二次有司奏聞時椒寢漸繁上頗有易樹意而未宣露會欽天監奏言泰山震動在東宮上大驚意遂已○召總督宣大軍務戶部尚書余子俊還復為兵部尚書尋復改左都御史巡撫大同

九月大學士劉翊乞致仕許之時李孜省左道亂政動提國本翊力爭之謀遂沮然亦以此不安于位為同官萬安劉吉所誣構以飛語假俳優以中傷之又使僕卒嚇之求退翊即疏乞致仕歸養

通寶匪薄萬安安閒憤恨百計中傷一日申刻太監單昌傳旨召學士萬安劉吉赴西角門劉翊欲往召者止之昌出紙一紙朱書封字御筆召者見之謂劉翊貪財好色與太監汪直認親納王

陸為中家  
而為從  
厚好險行  
徑大柳若  
此

附三人  
油即景  
似手

朝廷若不去須必壞大事等語安等得  
名文書律有明禁朝廷何不火之惟冀太監扶持昌  
曰聖意堅不可回明旦發出則無及矣安等曰必不  
得已令朝自陳休致昌曰上意正如此朝日朗乞  
致仕許之安等復請賜給驛傳胡性至孝母沒廬于  
墓側三年父繼沒復廬于墓側竟致疾卒鄉人感化  
載其所居曰仁孝里建祠祀之賜諡文  
利至嘉靖初言官聞于上賜額曰旌賢

以詹事彭華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預  
機務

天順中彭華為編脩以多支廩餼坐除名賴李文達  
救解洎李孜省得罪索華私附之又與高安結為心腹  
以故李秉王恕馬文升秦紘邢讓陳鑑與其同鄉劉  
宜羅璟輩相繼斥逐華實與其九國史累次極其醜  
詆云○守溪長語成化中內閣三人萬安貪狡劉珝  
在時劉吉陰刻時昭德宮好奇玩中外有結內臣進  
實玩則傳旨與宜以是府庫竭得實還三人不出一  
語淨放故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語吏部

原耳國史  
亦為辨其  
証云  
胡論汪直  
後至是方  
以改省去  
其陽城之  
有特而然  
與

尹吳與胡皆山東人為一黨萬安彭華為一黨互相  
毀訾劉胡遂被安以計排去之吳亦繼罷去山東在  
朝者為之一空

戊午成化二十二年

春罷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先是因星變傳奉官多革罷  
既而貨緣復進用恕上言政令必信不宜數改語多激  
切忤上意落恕太子少保令致仕工部主事王純言  
恕社稷大臣朝著無與比列不可使去上怒下純獄

謫思南府通判

高汝柱曰恕凡應詔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多  
報可天下益服恕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  
公胡不言也則又曰公疏且至矣而恕疏果至至為  
諸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公卿大臣皆側目而



天子亦漸心厭之而最後所言  
取令失信尤中上譴遂落職

罷巡撫左都御史余子俊子俊在大同議築邊牆依倣榆林計工筭數行之惟艱物議誼騰故罷

黃光昇曰聞之視師延綏者故老之言曰鎮城舊在綏德余公遷出榆林軍民役死不下萬計窮營荒廢千里丘墟孤兒寡婦衰麻扶杖日哭于軍門而浮沙築牆終難就緒向使其募鎮河湟逼逐套虜與此大役猶可言也顧僅止此至今榆林孤城懸于荒漠勞師戍守歲費萬千綏德藩薙竟失鎮鎗虜騎長驅直闢內地其貽謀蓋不審矣由此觀之則宣大之役臺諫交章非無自也

召南京右侍郎尹直為吏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

閣參預機務

按直江西太和人李孜省薦之也  
舊制自無南京人內閣者自直始

張聚不念  
風俗已自  
難及復上  
疏明新視  
士大夫不  
發一言區  
於公道者  
皆聚之罪  
人也

聚雖難求  
具有肝腸  
是其日焉  
士權形迹  
匠王大臣  
一遊士

四月廣東左布政使陳選被逮赴京道卒

選字士賢天台臨海人督學南京愛士有聲歷今職  
廣民疲困為除徭役罷私買備賑給務為惠養計提  
督市舶韋春倚進貢為姦利役戶苦于供需特減三  
十人其後番人馬力麻與海商私通販易詭稱蘇門  
答刺國使臣春利其貨不問選發其偽時又有撒馬  
兒罕使臣泊六灣以獅子入貢將浮海還國云欲往  
滿刺加更市獅子選言此西域賈胡為圖利耳使隨  
其謀必貽諸番之笑春怨選每事沮抑乃中以他事  
而人咸嫉選反誣撫選黨北高璠上怒遣刑部員  
外郎李行會同巡按御史徐同受鞠之行同愛長春  
不敢反異復賄選所黜吏張聚令誣執選聚不從行  
等阿春執聚拷掠聚曰死即死耳安敢以私憾滅公  
義屈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選矯制發果意  
在侵欺聚焚屬官志圖報謝漸罪當徙奏聞詔奪選  
官遣錦衣衛千戶張福逮選士民數萬人號泣遮路  
至南昌疾作卒于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張聚乃上言  
訟其冤不報正德中  
贈光祿卿監蔡惠

五月去其錄  
卷之二  
德皇帝

五月下翰林侍講尹龍獄除名爲民罷吏部尚書尹旻  
龍旻之子旻縣吏部左侍郎陞尚書掌銓衡者二十  
有四年素與萬安不協安欲去之因旻與劉珝同鄉  
相與相位與安並欲害旻爲珝所沮珝因爭易儲事  
爲安所譖罷安遂引珝直入闕直尤與旻有怨初禮  
部侍郎缺直時爲侍講學士欲補之旻他薦舉不  
允內批以直爲之旻既而直居憂起復補南京禮部久  
之經管再入旻不可故怨益深至是安與直協謀托  
李孜省讚旻于上而復嗾科道劾之言旻縱其子  
龍招權納賂私其鄉人下龍獄命三法司錦衣衛廷  
鞠之龍遂爲民旻落太子太保令致仕連及旻鄉里  
故舊皆降謫外補

調工部尚書李裕爲吏部尚書裕江西豐城人先是李  
孜省托言神降有江西人赤心報國之語以尹旻不右  
江西人故協謀濟罷而以裕代之復起永新劉泰爲右

都御史擢新建謝一夔爲工部尚書安福劉宣爲吏部  
侍郎高安黃景爲禮部侍郎輿議喧然不平惟羨旰江  
何喬新之介特初都御史閔珪以江西多盜緣京宦佃  
戶高聚占悞不發乃奏欲併坐其主一夔與尹直銜之  
調珪廣西按察使或問之一夔曰珪之謬也非吾省李  
孜省密奏里閭其爲紅巾乎自是人益知朝政紛更皆  
孜省之爲也

擢浙江叅政馬寅爲山東布政使寅松江華亭人疏言  
兩京並建其勢宜常合以制天下徐州地連山東饑饉  
無聊宜在賑卹臨清乃南北咽喉或暫梗焉爲禍不少

宜選大臣有實望者鎮守二邦訓兵屯田示天下形勢  
廷議是之爲出白金四萬兩賑徐州命都御史賈俊鎮  
臨清

寅性聰異讀書數行並下善爲古文平生誠心直道  
無黨援自筮仕郎署三十年爲副使十六年未嘗以  
淹屈降志嘗語坐客曰君子有三惜客曰何也曰此  
生不學一可惜也此身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  
可惜也客遂席  
曰此名言也

正統賢佐  
同文毅第

北極致忠  
一事亦

十二月復召余子俊爲兵部尚書仍復太子太保○是  
年致仕少保吏部尚書謙身殿大學士商輅卒謙文毅  
輅浙之淳安人中三元正統己巳入閣時天子蒙塵  
人心洶洶輅力主羣議請却王即真大位即南遷之  
說及回鑾盧忠妄言南內事并黃琬易諸事多阻之  
已而曹石用權輅數被抑放請論制輿成化初復官

足錄况公  
軍事關係  
千古而其  
人府及

首疏新政入事及陳弭盜七事力爭  
復景皇位號婉詞引立東宮  
止玉皇齋醮疏汪直  
十罪以罷西廠此  
其立朝之大致也

丁未成化二十三年

正月吏部尚書李裕奏曰朝覲考察天下官員舊例沙  
汰之目有四曰老疾曰罷軟曰貪暴曰素行不謹但遲  
鈍似軟偏執似酷二者于老疾不同復無所屬乞創立  
才力不及一途通前為五凡考居此者俱照品級調簡  
辭衙門用從之自後遂為定制

國子生虎臣上疏諫萬歲山勿架棕棚從之

先一美品  
社稷實因

臣鳳翔縣遊人陳敬有氣節貢人大學適聞萬歲山  
架棕棚以備登眺臣上疏極諫上奇之祭酒費閑  
臣月去事

不知也。惟其賈禍，乃會六堂，鳴鼓聲罪，鐵索鎖項，以待。俄有官校宣臣至左領門，中官傳溫旨，勞之曰：爾言是也。梓橛即拆卸矣。命吏部銓選，特與臣七品官。聞聞而大慚。臣名遂擢天府。後授雲南，尋如知縣。左遷應天府丞，楊守隨為廣西南寧府知府，李孜省諧之也。○萬貴妃卒，葬天壽山。

按妃山東青州清城郭人，父貴為縣吏，謫居蜀州。妃十四歲，選入掖庭。及命侍上于青宮，即位，遂專寵。皇后吳氏之廢，實由于妃。及皇后王氏正位中宮，每優容之。妃警敏，善迎合，上意六官希得進，觀生皇子一人，未甚而寔，妃亦自足，不復娠。而上之愛不弛。凡被以貢獻，買辦料飲民計，擅作威福，弄兵騰禍，皆歸妃主之也。本穆皇太后，以妃之故，遽居于西內。數年而崩，至是慶成宴罷，上還宮，忽報妃卒。上震悼，輟視朝七日。弘治初，言者籍籍不已，欲追廢妃號，籍其家，賴孝宗仁，屢置不究。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兵部尚書、兼學士尹直諭德異。

寬為考試官取程楷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費宏劉春喻瑞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禮部致仕侍郎楊宣下獄

宣妻王氏妒悍杖殺使女十餘人宣不能制東廠廉得其妻奏之下錦衣衛鞫問併逮治宣刑部擬宣贖杖仍致仕上曰王氏雖係命婦納贖但肆意殘酷仍命刑部決杖五十使知所警

六月雷震南京午門

八月庚辰上不豫命皇太子暫視朝于文華殿文武

百官朝皇太子如常儀○夜金星犯元宿○上大漸

召皇太子至命早即帝位敬天法祖勤政愛民與凡國事之切要者誨諭備至太子頓首受命○巳丑

師堯咨彈  
命何以加  
漸



上崩遺詔論文武羣臣○帝仁恕英明少更多難練達  
情理臨以蒞人不剛不柔有張有弛進賢不驟而任之  
必事遠邪不亟而御之有法值虜寇數侵邊惟遣將薄  
伐不勤兵以竭我財力虜亦離散內外寧輯荆襄嶺海  
時有寇竊推轂之際戒勿妄殺或不用命賞罰兼行崇  
上理學褒封儒賢江淮大稷截漕賑贍星文示變側身  
省過臣僚進諫即賜採納時有干忤薄示遣謫旋蒙率  
復若乃尊禮孝莊追尊景帝保護汪后褒恤干謙其  
于愛憎恩怨絕無介蒂粹然于天理人勢者也以故雖  
屢有彗字之災而國家康靖有繇然矣

九月初六日。皇太子卽位。○尊皇太后周氏爲聖慈仁壽太皇太后。母后王氏爲皇太后。冊妃張氏爲皇后。○上皇考大行皇帝尊諡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廟號憲宗。○李孜省有罪。伏誅。僧繼曉發原籍爲民。方士太常卿趙玉芝鄧常恩等俱謫戍邊。四川番僧國師法王領占竹等悉降。掌職事并追奪累次誥勅印信儀仗。發回四川原居光相寺住居。○罷吏部尚書李裕及右都御史劉敷。禮部侍郎黃景等皆附李孜省者。

十月丙子。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

蜿蜒如龍朝宁之間人馬辟易下詔求言庶吉士鄒智  
上疏言星變見于朝廷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宜進  
君子退小人正天下當自內閣始少師萬安恃權怙寵  
殊無厭足少傅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  
直挾詐懷奸至無廉恥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  
王恕素志忠貞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茲秉節剛  
勁可寢大姦巡撫直隸都御史彭韶學識純正可決大  
疑皆君子也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豈無自  
哉宦者陰主之也願陛下法太祖以待宦官法  
太宗以任內閣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成

矣疏上不報

賀四川合州人。義敏過人。文思警拔。丙午領四川鄉試第一。計偕道出三原。時尚書王恕致仕家居。智往見之。且曰。治道在進君。去退小人。方今小人在位。群邪肆毒。智此行。非但為會試。正欲一疏使進君。去退小人。則天下其庶幾乎。恕笑而不答。是年王荆卒。

除進士李文祥為陝西咸寧縣丞。文祥與鄒智及御史湯礪中書舍人吉人等十餘人往來。高自標榜。適詔開言路。文祥上新政疏。請抑權立法。進賢細姦。廣言納諫。語過切直。召請左順門中官傳旨。詰中興再造等語。以為不祥。文祥從容辨對而出。安遂票旨。令吏部選除文祥。繁難衙門。做縣丞。着歷練。遂補咸寧。○堽 茂陵。○詔

文祥與鄒  
要同年進  
士安基其  
才使題書  
楊父祥走  
榮為云平  
米鳳雨孫

常事其祀  
天恩作已  
恩安斯之

集議祧廟

國朝自

德祖至

英宗九廟已備及

憲宗山陵畢神主將升祔于制常祧廟乃下禮部及群

臣議少詹事楊守陳上言

國家自

德祖以上無可

復推則

德祖親周后稷

太祖視周文武皆百世不

祧

懿祖而下當以次祧遷今

憲廟升祔當祧懿

祖當于太廟寢殿之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

制每歲暮令享則奉祧主仍居舊位以應古祫祭之制

上從之乃建祧廟于太廟正殿後奉祧懿祖神主及

儀于其中奉遷熙祖于正殿第一室仁祖以下皆

以次奉遷祔憲宗神主于西第四室每歲暮則復奉

懷實以  
人才之用

趙祖神座于正殿之右，屈 歷祖之上，行祫祭之禮。  
召王恕爲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先是，司禮太監懷  
恩以直道絀居鳳陽。至是，召還預政。恩素知萬安諛佞，  
王恕剛正，力言于 上，請去萬安而召恕用之。遂有是  
命。恕至京，鄒智往見恕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  
以事事苟且。老先生勿受官職，先請見君，時政之不善  
者，歷歷陳于 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  
時矣。恕善其言，而不能用。時南京科道交章保薦恕宜  
入內閣。 上曰：「朕用寒賤，王直故事，委恕吏部。若有謀  
議，亦無不聽。」○擢刑部侍郎。何喬新爲南京刑部尚書，

喬新久爲人望所屬萬安輩不欲其在朝居之南京雖  
陛之實遠之也懷恩一日詰內閣言新君卽位如何  
令喬新陞去南京萬安默然○擢少詹事楊守陳爲吏  
部左侍郎召廷樞直隸都御史彭韶爲刑部右侍郎  
十一月尊母淑妃紀氏爲孝穆慈惠恭恪莊信崇天承  
聖皇太后祔塋茂陵別建奉慈殿于宮中奉安神主一  
歲五享四時薦新忌辰祭祀並如奉先殿之儀  
時萬貴妃寵冠後宮凡有孕者百方墮之孝穆太后嘗  
爲宮人無寵時有宮人當直宿者病而強半穆代之遂  
有孕貴妃知之使醫墮焉竟不能下乃潛育于西宮報

日已墮。上不知也。一日上坐內殿。咄嗟自嘆。一內使  
跪問故。上曰。汝不見百官奏耶。內使應曰。萬歲已有  
皇子。第不知耳。上愕然問。安在。對曰。奴言即死。于是  
太監懷恩頓首言。皇子潛養西宮。今已三歲。匿不敢聞。  
上即勅百官語狀。明日。廷臣吉服入賀。遣使往迎。皇  
子使至。宣詔。孝穆抱皇子泣曰。兒去吾不得活。見見黃  
袍有髮者。即見父也。皇子衣小緋袍。乘小轎子。擁至  
奉天門下。上抱置之膝。皇子輒抱。上頸呼曰。爹  
爹。上悲泣下。是日。頒詔天下。時孝肅居仁壽宮。恐皇  
子爲貴妃所傷。乃語上曰。以兒付我。皇子遂居東朝。一



日上出宮。貴妃召太子食。孝肅謂太子曰。見去母食也。太子至中宮。貴妃賜食。太子曰。已飽。進羹曰。羹疑有毒。貴妃大恚曰。是兒數歲。卽如是。他日魚肉我矣。忿不能語。以致成疾。孝廟既生。項上有數寸許無髮。蓋其藥所中也。又曰。太子迎入東朝。貴妃使使賜孝穆死。或曰。孝穆自縊云。

時有縣丞徐項者。上疏請究一呈批。亮近之由。以復不共載天之饒。當時診視太醫院使。爲野治中。吳廣但宜速治。下禮部議。禮部覆本。請刑萬家親戚。內卷曾經出入宮闈者。究問。萬安。刑吉。以萬家通奸。備紫私謂尹直曰。我與萬家。久不往來。直曰。此事只宜寬減。共與大獄。株連蔓引。豈是先帝之意。安等喜曰。此言是也。擬旨。以爲外面浮議。已之。惟訪求親屬之在廣西者。上孝思不已。念吳后保恩。命宮中進。

賜如  
后禮。

萬

安

萬安罷安結萬貴妃兄弟進倫繼曉以固其寵與李孜  
省深相結納凡附已者百計拔之異已者百計去之舉  
朝側目上在東宮稔聞其惡有倪進賢者少而無行  
安與之爲心腹取爲庶吉士推爲御史日與講房中之  
術憲宗崩內豎于宮中得疏一小篋置房中術也悉  
署曰臣安進上遣懷恩袖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爲乎  
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上令懷恩  
復以其疏至閣示安每展一卷安卽跪泣乞哀猶無去  
意思令摘其所懸牙牌曰請出矣安始惶遽索馬而歸

得常州  
與人

第安久在內閣不去。人或微軋之。答曰。安惟一死報國。及被黜在道。猶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其無恥如此。尋卒。贈太師。諡文康。其子玘爲南京禮部侍郎。孫弘璧爲編脩。俱淫恣不檢。卒無嗣。家財鉅萬。皆爲廢妾子弟。僅奴懷竊奔散無餘者。

擢吏部侍郎徐溥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丘濬進所著大學衍義補。上覽之甚喜。批答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朕甚嘉之。惟禮部尚書賜金帛。命戶部刊行。○尹直罷科道交章劾其阿附李孜省。

利無恥也。後卒。謚文和。○擢南京刑部員外郎林俊爲雲南按察副使。

滇俗災釋信邪。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人。爭以金泥其面。俊按鶴慶。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者能致袍掛袂。俊與糾捕。族族之。果電即止。無他驗。遂焚之。得金數百兩。悉輸之官。毀邊方諸祠三百六十區。

加祀先師。蠲豆舞佾。○兵部尚書王竑卒。竑江夏人。正直剛毅。有經濟才。初爲給事中。值土木之變。廷擊振黨。馬順氣節凜然。及至守城。巡邊皆有戎勞。設粟賑荒。民多再造。督漕則奸貪畏憚。巡撫則恤民慕戴。心純政平。委曲調濟。蓋一代之偉人。○以黃孔昭爲南京工部右

皇明法傳卷二十四  
侍郎孔昭力學有守志趣卓然在文選十五年汲汲以  
人才爲念始終一節有貴勢干請堅却之謝譯云見其  
喜則知賢者之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退信至言也